

醫學生寶貴的一堂課：

義診教會我的事

文／黃郁慈

很多故事，都是從這裡開始。當我接下義診的那天，也接下了許多受傷的靈魂，去見證醫療與愛最純粹的本質！

剛告別匆忙且高壓的大三下學期，午後的咖啡廳裡音樂輕快，我正貪婪地呼吸著屬於醫學生最後一個空閒暑假的自由空氣。直到手機叮咚響起，一則來自教會的義診訊息，打破了午後的悠閒，引領我走出原文書與考卷的象牙塔。

填寫完報名表，「一個尚未經歷臨床的醫學生，真的能幫什麼忙嗎？」一瞬間這樣的想法掠過腦海，我仰頭閉目，與現在乾淨、舒適與涼爽的環境相比，那裡可能充滿了暑氣的炙熱、痛苦與病痛帶來的悲傷。「這一切是否太過於衝動了？」內心與自我懷疑之間不停拉扯，一個懵懵懂懂的大學生，抱持一股熱血與忐忑不安的心，踏上了前往關西教會義診的旅程。

在快到教會的路上，從車窗裡探頭觀望，明亮的教會點綴了周邊寂靜的暗夜，循著笑聲和光的方向，我們找到了關西教會。

想像中的教會義診，可能是生鏽鐵皮屋下的汗流浹背，抑或是荒涼農田旁的甘之如飴，但當我推開大門，映入雙瞳的卻是寬敞明亮的交誼廳，是有濃厚藝術氣息的芬芳花園。牆上掛著一幅幅江老師的畫作，畫面虛實交錯、靈動有神，使整個空間頓時多了幾分韻味與溫度。

關西教會長輩與同工們的熱情接待，更像一股暖流。那些真摯的關心與微笑，直到晚禱結束、我回到房間歇息時，依然在心中盪漾著。閉上眼，心中沒有浮躁，只有無比的平靜與期待，因為我知道，明晨清脆的鳥鳴響起時，就是為主做工、傳福音的開始。

今日有幸隨行在骨科醫師身旁。第一位走進診間的患者主訴著後頸不適，醫師耐心地用指尖反覆探觸、確認精確的痛點，並細細詢問病史。不過片刻，便精準診斷出是頸椎關節面過度摩擦引起的肌肉發炎。隨後醫師當機立斷，在患處輕柔而迅速地注射局部麻醉劑——那個俐落的手法與敏銳的洞察，令在一旁實習的我深感佩服。

小小醫師營



注射局部麻醉



傳道與慕道者禱告



關西教會外大合照



沒過多久，患者緩緩站起身，驚喜地抓著脖子喊道：「竟然不痛了！真的很謝謝醫師！」看著她從原先的愁容滿面，到此刻無從掩飾的雀躍與如釋重負，那一幕，讓我親眼見證了從醫最純粹的價值。

沒有繁複的檢查，亦沒有功利的計算。在這遠離塵囂的角落，沒有白色巨塔裡的權力爭奪，只有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交付。許多人或許在汲汲營營中忘了醫學的本質，但看著眼前患者離去的背影，我想，那份作為「受苦者最後寄託」的初心，早已在今早的診間裡得到了最溫柔的答案。

晨光初綻，法國號與讚美詩的悠揚旋律已悄悄流淌。不懼熾熱的艷陽，同工們在暑氣中默默堅守，只為指引那些需要尋求醫治的身影。

踏入診場，眾人相顧的畫面如同一幅溫馨的畫卷：我看見傳道為慕道者禱告時的迫切與溫柔、藥師收到處方箋時的俐落專注、姐妹帶領患者穿梭各關卡的熱忱，以及醫護團隊間緊密流暢的合作。

緩步趨前，內心的澎湃如同被琴鍵輕叩，親眼見證的每一刻都化作了感動。「我們相愛，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」（約壹三18）。在這裡，愛不再只是話語，而是流淌在每個人掌心裡溫度。

診間的門輕輕合上，而那句充滿謝意的驚呼，似乎還在空氣中微微共振。這份在遠離喧囂後才得以看清的純粹，如同清晨穿透窗櫺的微光，不僅點亮了患者回家的路，也溫柔地指引著我。只願在未來的某一天，我的雙手也能靠著主擁有撫平痛苦的力量，溫柔地托起每一個交付給我的生命。

